

東漢譯經中半音譯 半意譯的外來詞簡析

顧滿林

漢文佛典中有大量的外來詞，有些外來詞在源頭語中本是合成詞或短語，它由幾個部分構成，譯經者在翻譯過程中有時根據實際需要對各部分作了不同的處理，有的部分是音譯，有的部分是意譯，這就使譯寫過來的詞包含了音譯和意譯兩個部分，即一半音譯一半意譯。本文要討論的是東漢譯經中的半音譯半意譯的外來詞。

一 不帶類名的半音半意的外來詞

有的前半部分用音譯、後半部分用意譯，有的與之相反。

1. 前音譯後意譯的

佛界·佛土·佛國

譬如大地為一界，復一佛界，兩界之際中，無色無見無識無我。（支識《遠日摩尼寶經》，12/190c20）^①

可知洹河邊沙，一沙為一佛土，盡索滿中星宿，是數可知。（支識《他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上，15/352c26）

佛以威神感動十方諸佛國，明士及上諸天應當成者及當發者凡八百億萬人，皆飛來至佛所。（支曜《成具光明定意經》，15/451b16）

按：此三者對應的梵文同是 buddha - ksetra，其中 ksetra 義為“田，土，地方”。全詞純音譯為“佛刹”，指有佛的一方處所，譯經中十分常見。

祇樹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比丘，比丘應：“唯然。”（安世高《四諦經》，1/814b11）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比丘受教，從佛而聽。（安世高《法受塵經》，17/736c26）

按：該詞對應的梵文是 jeta - vana，jeta 為舍衛國一太子名，即譯經中常見的“祇陀太子”，義為“勝”，vana 為“樹，林”。Jeta - vana 本為祇陀太子的園林之名，後該園由須達長者（給孤獨氏）購得以為給孤獨園。Jeta - vana 的純音譯形式“祇洹”和純意譯形式“勝樹”都常見於東漢譯經。如：“行諧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往造佛所，過而不識，願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給孤獨氏也。’”（康孟詳《中本起經》卷下，4/157 a 22）又如：“有理家名甚，與五百衆從聞物城中出，往到勝樹給孤獨聚園，詣衆祐所。”（安玄《法鏡經》，12/15 b 10）。

比丘聚·比丘衆

有時依有過，便比丘僧不欲見……便不復見比丘聚，已不復見比丘聚，便不聞法。（安世高《七處三觀經》，2/879b8）

守是三昧時，當尊敬於佛，及法比丘衆，恭敬其善師，不得事餘道。（支識《般舟三昧經》卷中，13/910c21）

按：此二者對應的梵文是 bhiksu - saṅgha，指佛教修行者結成的學法修行團體，saṅgha 義為“和合衆”，也可意譯為“衆”。^②該詞的純音譯形式“比丘僧”十分常見，它的純意譯形式“除惡衆”也見於東漢譯經。如：“諸明士、除惡衆、天、龍、鬼王及四輩人，聞經歡悅，各以頭面着地，禮佛而去。”（支曜

《成具光明定意經》，15/458b10)

阿閼如來

其阿閼如來昔行菩薩道時如是，我亦如是，行無上正真道時，一切皆破壞魔事。(支識《阿閼佛國經》，11/754c27)

舍利弗，絞露精舍者，謂是阿比羅提世界也，摩尼寶者，謂是阿閼如來也，摩尼寶光明者，謂是阿閼如來之光明也。(支識《阿閼佛國經》，11/756c3)

按：該詞對應的梵文當是 aksobhya - buddha，其中 buddha 意譯為“如來”。^③該詞的純音譯形式“阿閼佛”在東漢譯經中較常見。如：“是菩薩卻後當復於阿閼佛所聞是般若波羅蜜，及餘菩薩所聞亦復爾。”(支識《道行般若經》卷八，8/467c23)又如：“佛當復說，阿閼佛摩訶般泥洹時，有何感應？”(支識《阿閼佛國經》，11/760b23)

菩薩大士

譬有德人行探寶，所望如願輒得之，菩薩大士亦如是，經中求寶即得佛。(支識《般舟三昧經》卷下，13/915c22)。

按：“菩薩大士”對應的梵文是 bodhisattva - mahā - sattva，其純音譯形式“菩薩摩訶薩”十分常見，這裏把“摩訶薩”意譯為“大士”顯然與偈頌對各句字數的統一要求分不開。

恒沙(恒中沙，洹河邊沙，恒邊沙)

設令世界如恒沙，滿中珍寶用布施。(418，13/919 b4)

若復有菩薩壽如恒中沙劫，布施如前，持戒具足。(224卷六，8/456 b21)

可知洹河邊沙，一沙為一佛土，盡索滿中星宿。(624，15/352 c26)

佛言，百倍恒邊沙佛國中薩和薩，皆起七寶塔，不在計中。千倍不在計中，百千倍不在計中，萬億倍不在計中，無數倍不在般若波羅蜜供養計中。(224卷二，8/433 b9)

按：“恆沙”對應的梵文是 *gaṅgānadi - vālikā*，“恆”是 *gaṅgā* 的音譯，“沙”是 *vālikā* 的意譯。本指恆河的泥沙，那是無法數清的，恆沙用來表示無窮大數，是比喻性說法。

2. 前意譯後音譯的

五旬

其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者，因是功德皆當得五旬，乃至成佛而不忘。（支識《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下，15/364a29）

所作功德亦無厭足，學問法亦不厭足，四禪五旬知亦不厭足。（支識《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上，15/353a3）

按：該詞對應的梵文是 *pañcābhijñāna*，其中 *pañcā* 為“五”，*jñāna* 義為“智能，神通”。其純音譯形式“般遮旬”和純意譯形式“五神通”都十分常見。

賢劫

彼時衆佑告阿難言：“阿難，汝已見甚理家……阿難，於是賢劫中，以所成就人多於去家闍士者，以百劫中不若此。”（安玄《法鏡經》，12/22b10）

按：該詞對應的梵文是 *bhadra - kalpa*，*bhadra* 義為“賢”“善”，*kalpa* 指極為久遠的一個時節，是最大的時間單位，“賢劫”則因該劫中有許多佛興起而得名。其純音譯形式“陂陀劫”也見於東漢譯經。如：“於是舍利弗，陂陀劫中諸菩薩摩訶薩，其德不及阿顛菩薩摩訶薩之功德也。”（支識《阿佉佛國經》，11/753b9）

大迦葉

佛告比丘：“爾時天帝者，大迦葉是也，文陀竭王者，則是吾身。”（康孟詳《中本起經》卷下，4/161b16）

按：此為佛弟子名，對應的梵文是 *mahā - kāśyapa*，其純音

譯形式“摩訶迦葉”常見於東漢譯經。如：“爾時佛語摩訶迦葉比丘言：‘菩薩有四事，法智能為減。’”（支識《遺日摩尼寶經》，12/189b10）又如：“於是摩訶迦葉垂發弊衣，始來詣佛。”（康孟詳《中本起經》卷下，4/161a20）

大目犍連

佛復謂大目犍連：“行求索鉢。”（支識《阿闍世王經》卷上，15/393a10）

爾時之兒，則舍利弗是，其左面之兒，則大目犍連是。（支識《阿闍世王經》卷上，15/395a29）

吾昔從佛神足弟子大目犍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第一天上。（康孟詳《中本起經》卷下，4/156b4）

按：此為佛弟子名，梵文 mahā - maudgalyāyana，其純音譯形式“摩訶目犍連”常見於東漢譯經。如：“摩訶目犍連白佛：‘比丘以三事學。’”又如：“汝卻後百劫當得作佛，名釋迦文……右面弟子，名舍利弗，左面弟子，名摩訶目犍連，教化五濁世人，度脫十方。”（康孟詳《修行本起經》卷上，3/462b22）

大泥犁

今當入阿鼻乃至大泥犁，願令得不入，惟怛薩阿竭今當為我解說吾之狐疑。（支識《阿闍世王經》卷上，15/395c27）

用是斷法罪故，死入大泥犁中。（支識《道行般若經》卷三，8/441b8）

按：該詞對應的梵文是 mahā - niraya，mahā 義為“大”，niraya 即“地獄”。其純音譯形式“摩訶泥犁”也見於東漢譯經。如：“當更若干泥犁中，具受諸毒痛不可言。其中壽盡轉生他方摩訶泥犁中。”（支識《道行般若經》卷三，8/441b11）

精進波羅蜜

菩薩清淨，行精進波羅蜜，凡有三十二事。何謂三十二事？一者不斷佛道，是為精進。……（支識《佉真陀羅所問

如來三昧經》卷中，15/357b15)

遠離身心無形，亦無所住，亦無所出，亦無所入，亦無所生，是為無所生樂住，是為菩薩清淨，行精進波羅蜜如是。(支識《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中，15/357c19)

按：該語對應的梵文是 *vīrya - pāramitā*，其中 *vīrya* 意譯為“精進”，此為六波羅蜜之第四波羅蜜，純音譯為“惟逮波羅蜜”，經中常見，又純意譯形式為“精進度無極”，亦常見。

二 帶有類名的半音譯半意譯外來詞

這種外來詞一般都是表專名的，其中表示類別的部分一律在後。

1. 音譯 + 意譯的類名

A. 音譯 + 天 (天名):

天、梵天、鹽天、忉利天、兜術天、羞訖天、波梨陀天、梵迦夷天、弗於逮天、阿波摩那天、阿迦膩咤天、波栗羞訶天、泥摩羅提羅鄰優天、波羅尼蜜和耶拔致天

B. 音譯 + 鬼神 (異類名):

鳩洹鬼神、閱叉鬼神、阿須倫鬼神、迦留羅鬼神、摩休勒鬼神、乾陀羅鬼神、真陀羅鬼神

C. 音譯 + 樹 (樹名):

貝多樹、迦陀樹、閻浮樹、泥拘類樹

D. 音譯 + 國 (國名):

舍衛國、波羅奈國、加羅衛大國、鳩睺彌大國、羅閱祇國、摩竭提國、沙祇大國、佔波大國

E. 其他:

須彌山、遮迦和山、閻浮利地、波斯匿王、閱頭檀王、遮迦越王、阿耨達龍王、須達長者、恆河、斯那川、泥蘭禪河

這些詞的音譯部分均為專名，不為漢地讀者所知；意譯的部分標明了詞的意義類別，為人們理解這些外來詞提供了方便。

2. 意譯 + 音譯的類名

A. 意譯 + 佛

定光佛、金華佛、光明王佛、不可見頂佛

B. 意譯 + 菩薩

寶願菩薩、光智菩薩、海意菩薩、惠施菩薩、焰明菩薩、寶印手菩薩、大光明菩薩、可意王菩薩、樂不動菩薩；頂中光明菩薩、蓮花具足菩薩、說息愛意菩薩、所視無底菩薩、紫磨金色菩薩

C. 意譯 + 三昧

法池三昧、歡喜三昧、開冥三昧、明華三昧、日明三昧、莊嚴三昧、寶如來三昧、寶自然三昧、金剛行三昧、蓮華尊三昧、各入其音三昧、見諦所有三昧、其意差特三昧、無所不遍入三昧、令地悉作蓮華三昧、悉知一切人身三昧。

這些詞語的音譯部分都是佛教最常用的術語、稱謂。正因為使用頻繁，“佛”、“菩薩”、“三昧”等在衆多外來詞中一定是最先被大衆理解甚至熟知的部分；這樣，它們自然適合於用來標示類別。

三 半音譯半意譯外來詞的一個特點

半音半意外來詞也有自身規律，為了更好地認識這個規律，我們有必要再來看一看上述半音半意的外來詞。

從理論上說，這些詞語可以有四種不同的譯法：純音譯，前音後意，前意後音，純意譯。但事實上，東漢譯經中任何一個術語、專名都沒能同時具備這四種形式。單以本文第一部分所舉不帶類名的半音譯半意譯詞而論，它們都有相應的純音譯形式，有

的還同時具備純音譯形式和純意譯形式，但是沒有哪一個能同時具備前音後意和前意後音兩種形式，要麼祇有前音後意的譯法，要麼祇有前意後音的譯法，二者不可得兼。爲了便於比較，我們各選三例列入下表（加號表示該形式見於東漢譯經，減號表示該形式不見於東漢譯經）：

純音譯	前音後意	前意後音	純意譯
佛刹（+）	佛土（+）	覺刹（-）	覺土（-）
祇洹（+）	祇樹（+）	勝洹（-）	勝樹（+）
比丘僧（+）	比丘衆（+）	除惡僧（-）	除惡衆（+）
般遮旬（+）	般遮神通（-）	五旬（+）	五神通（+）
摩訶迦葉（+）	摩訶飲光（-）	大迦葉（+）	大飲光（-）
摩訶泥犁（+）	摩訶地獄（-）	大泥犁（+）	大地獄（-）

這裏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前音後意”和“前意後音”這兩欄，雖然它們音、意兩部分的位置相反，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音譯的部分是佛教術語或專名，意譯部分則是表達一般通用概念的語言成分。也就是說，對佛教術語及專名傾向於用音譯，對一般概念傾向於用意譯，音譯優先考慮術語和專名，意譯優先考慮一般概念，半音譯半意譯時一定是術語專名用音譯，一般概念用意譯，而決不相反，不論前音後意還是前意後音都得符合這一點。這可以看作譯經者進行語言轉換時嚴格遵循的一個原則。^④ 這個原則在純音譯詞或純意譯詞內部觀察不到，在半音半意外來詞中則十分明顯。同一個術語 *pañcābhijñāna*，可純音譯爲“般遮旬”，也可純意譯爲“五神通”，一半音譯一半意譯時卻祇能用“五旬”，絕不用“般遮神通”；同一個名稱 *jeta - vana*，可純音譯

爲“祇洹”，也可純意譯爲“勝樹”，一半音譯一半意譯時則祇用“祇樹”而絕不用“勝洹”；這些都是因爲“旬”（jñāna）是佛教專用術語，“祇”（jeta）是人名，而“五”（pañcā）和“樹”（vana）是各種語言文化中都通用的一般概念。

如果把考察範圍放寬，其它一些現象，也同樣可以用這個原則來解釋。比如有的譯者偏好意譯，有的譯者偏好音譯；前者所譯經文中音譯詞較少甚至極少，那些僅有的音譯詞一定是最能代表佛教思想、最有佛教特色的術語、專名；後者所譯經文中音譯詞較多甚至極多，這些大量的音譯詞的主要部分仍是佛教術語和專名，同時也有部分表達一般概念的音譯詞。事實上，任何一種語言吸收外來詞的主要原因和目的都是要準確表達外來概念，這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注釋〕

① 經名後數碼依次爲：《大正藏》冊數/頁碼·欄數（abc 三欄）·行數。下同

② “衆”作爲 saṅgha（僧伽，意爲“和合衆”）的意譯形式見於東漢安玄譯《法鏡經》：“衆佑言：‘於是理家，開土居家爲道者，當以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衆。彼以自歸之德本，變爲無上正眞道。理家，自歸於佛法衆者云何？’”（12/15c20）這裏的“佛法衆”顯然指“佛法僧”三寶。

③ “如來”本是 tathā - āgata（怛薩阿竭）的意譯，爲佛的十種通號之一。此處借用來意譯 buddha。

④ “意譯 + 音譯類名”看起來是例外，但并不矛盾。這是因爲“佛”、“菩薩”、“三昧”在佛經中是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和意譯詞同樣爲人們所熟知，它們作爲音譯詞的身份已經淡化，所以這種“意譯 + 音譯類名”整體上看和純意譯相類。